

劇 本

宋 影 作

江華島

外國文出版社

1956

朝鮮・平壤

江 華 島

(劇 本)

宋 影 作
碧 俠 譯

朝鮮・外國文出版社・平壤

1956

江 華 島

出版者 外 國 文 出 版 社
印刷者 中 央 印 刷 工 廠
地 址 朝 鮮 平 壤 市

1956年12月15日

江 華 島 (五幕六場)

時間 一八七〇年——一八七一年(辛未年)。

地點 北京和朝鮮江華島。

人物 張千鎖——(漁夫)

崔恩妍——(張千鎖的妻、錦蘭的乳母)

張大成——(張千鎖的次子、砲兵長)

張弼成——(張千鎖的三子)

張星玉——(張千鎖的女兒)

洪錦蘭——(實學派民兵隊長洪善九的女兒)

宋德山——(青年農民、洪善九的學生)

朴益權——（突擊長、洪善九的學生）

太長春——（鑼匠、洪善九的學生）

寶 屈

寶屈娘

裕福娘

江界老獵人——（民兵隊長）

從德山來的青年——（民兵隊長）

魚在運——（江華鎮撫營鎮撫中軍）

李長遠——（江華守將、先鋒將）

江華留守——（兼任鎮撫使）

政府代表——（兵曹參判）

政府隨員

白榮鎮——（行軍主簿、兵曹參判的心腹）

老 虞——（漁夫、天主教狂信者）

南益相——（天主教徒、錦蘭的舅舅）

砲長們——（第三砲、第五砲）

吏屬們——（獄卒）

軍奴使令們

軍兵多人

男女百姓多人

羅 烏——（美國駐北京公使）

羅烏夫人

舒伯爾特——（艦長、海軍武官）

莫斯卡——（陸戰隊長）

布列伊克——（巴洛斯號的艦長）

斯啓利——（莫多開伊西號的艦長）

羅則斯——（海軍提督）

苛羅別爾——（牧師）

書記官——（公使館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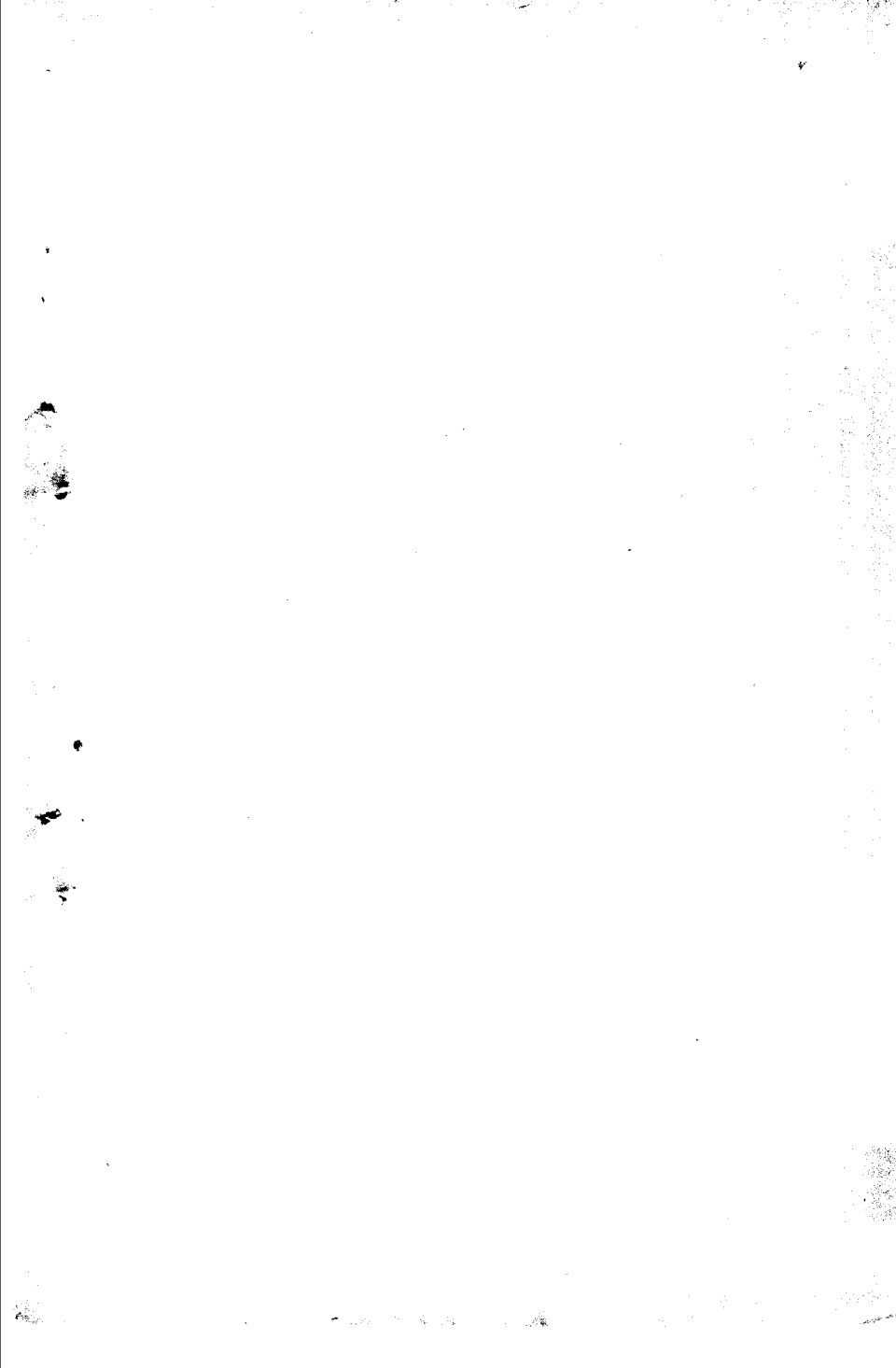
水手們——（監視兵、聯絡兵）

陸戰隊中隊長甲、乙、丙

陸戰隊小隊長甲、乙、丙

其他美兵卒多人

第一幕



時間 一八七〇年十一月（上午時分）

地點 北京美國公使館。

佈景

雖是美國公使館，但客廳却是仿中國式樣裝飾的。正面是中國式的弧形大窗。左門通公使室，右門外是走廊。窗外遠處，隱約看到宮殿。壁爐上，放着一個地氈儀和一尊女神石膏塑像。靠牆的一邊放着黑漆的嵌鑲貝殼的桌椅和一張鋪着虎皮的沙發，桌上擺着舊式留聲機，旁邊有一盆水仙花。另一邊牆上掛着一幅亞洲的略圖，在朝鮮位置上面特意圈上一個大紅圈；還掛有發出布穀鳥叫聲的大掛鐘，旁邊是一個衣架。衣架上掛着的黑毛大衣和軍帽，好像示威似的，非常顯眼。在窗戶上面掛着的鏡框裡，嵌着一張大軍艦的照片。（放大了旗杆上星條旗）

〔幕啓〕

苛羅別爾在壁爐邊打盹。（他是傳教師，略通朝鮮語。對於東洋歷史，特別是對朝鮮人情、風俗也略知曉。他穿着黑色西服，佩着一個大十字架。像是溫柔、

可親的人，其實是一個險惡而狡猾的偽善者。）鐘響了十下。苛羅別爾被鐘聲驚醒，睜開了眼，從懷裡掏出錶來對；看起來，似乎等得太久而不耐煩了。他想趕走睡意，打開書來看。

〔空場片刻。〕

書記官：（上）主教，讓您久候了。他們馬上就來。

苛羅別爾：什麼飯吃一個多鐘頭？

書記官：因為他們話多嘛！

苛羅別爾：和夫人談嗎？

書記官：不，和海軍武官談，從昨晚開始商議什麼重大的事情，談到今早，還在繼續談。

苛羅別爾：和海軍武官？

書記官：是的。

苛羅別爾：談些什麼？

書記官：（指着地圖上的朝鮮，有意地笑着。）大概您也已經猜着幾分了，就是爲了這個問

題。

苛羅別爾：（憤了似的，點點頭）哦，就是爲這件事叫我來。

書記官：大概是吧。這裡就有「我們爲什麼來到亞洲的中心北京」的道理。

苛羅別爾：就是如此，（向地圖一瞥）現在該把朝鮮……

書記官：您也是去過朝鮮的，當然知道朝鮮對於我們是多麼重要。

苛羅別爾：雖然重要，可是朝鮮並不是那麼好惹的。

書記官：所以不是得絞絞腦汁嗎！

苛羅別爾：（在室內來回踱着）真是太過分，叫人家一清早就來……（他去敲隔壁房門。門

開了舒伯爾特入。）

〔舒伯爾特——一個傲慢而陰兇的海軍上校，是海軍部軍需部門的作戰軍官。

他對侵略朝鮮有經驗，曾在一八六七年，當他任「瓦秋謝普號」艦長時，在所

謂「對舍門號事件提出抗議」的藉口下，曾經侵略過朝鮮海岸。

苛羅別爾：公使呢？

舒伯爾特：馬上就來。（取下大衣穿上）唉！真悶。

苛羅別爾：還要上哪兒去嗎？

舒伯爾特：接羅則斯提督去，時間快到了。

苛羅別爾：是亞洲艦隊司令官閣下嗎？

舒伯爾特：（自言自語地）又要發生一件有趣的事情。（對苛羅別爾）看起來，好像爲這件

事，才把您也請來。我不一定非去接他不可，書記官你去接羅則斯提督吧。

書記官：是。

舒伯爾特：得準備好馬車。

書記官：是。（下）

苛羅別爾：恐怕不能以爲國小就看人家，人家還是個有幾千年歷史的國家。

舒伯爾特：哼，（把嘴一撇）有幾萬年歷史有什麼用！在東洋，這也是個最落後的封建國家。

苛羅別爾：雖然說是那麼說。

舒伯爾特：怎麼啦，主教，您不是和我去過一次嗎？已經四年了，那是「舍門號」被朝鮮人

燒掉的第二年一八六七年的事吧。

苛羅別爾：對，可是那時怎麼樣？不是滿以為我們的軍隊一出現，嚇得朝鮮人會馬上把「舍門號」上美國人的消息向我們報告的嗎？結果又怎麼樣呢？

舒伯爾特：那時我們的真正目的並不在這兒呢！我們早知道「舍門號」被火燒了，後來沉沒了，全體船員是不會活著的，查明他們死去的消息有什麼用，不過是拿它作藉口，進行鎮壓朝鮮的準備工作，測量海岸、觀察情況。

苛羅別爾：您說得好。那麼，那時我們達到了我們真正的目的沒有？還不是丟醜退了回來，遭到朝鮮官方的嚴重抗議，最後讓朝鮮人民扔的石頭，連測量器都打壞了。

舒伯爾特：那是因為我們沒有動武力，要動武力，那些傢伙根本不是對手。這就是今後我們的程序，知道嗎？善良的苛羅別爾先生，請（傲慢地遞給他一支烟）。

（靜場片刻。）

（羅烏和他的妻子說着話上。）（羅烏，約五十多歲，是個像英國貴族似的聰明而神經質的男人。高個兒、肥胖，長着白絡腮鬚，戴着眼鏡。他在南北美戰爭

時立過功勳，一躍成爲一個大礦主。他的夫人，年近四十，高個兒，風度與酒館的女招待相似。）

羅 烏：讓您久等了。

苛羅別爾：哪裡。

夫 人：主教，這次可真正是輪到您傳上帝的福音了。

苛羅別爾：還有過假傳的嗎？

夫 人：嘻嘻嘻嘻……祝您成功……

苛羅別爾：好。

羅 烏：苛羅別爾牧師，出了件要您費點力的事情。

羅苛別爾：是。

夫 人：羅烏，我去接羅則斯提督了。他還不是我年輕時的朋友，又是救命恩人嗎？

羅 烏：（不太高興地）他馬上就會來的。

夫 人：你不會限制我的自由吧？！

羅 烏：有關政治的和生意的，可當心點！

夫 人：說那些對我也沒有用處呀……（下）

羅 烏：過兩天就可以知道具體的內容，反正進行這項工作是肯定的……

苛羅別爾：又是關於那個提出抗議的事嗎？

羅 烏：不，直接動手。前些日子接到了大總統閣下直接的指示。

苛羅別爾：哦！沒有什麼理由吧。

羅 烏：當然有理由。燒掉了「舍門號」，殺害了船員，用暴力回答了我們兩次的抗議，甚至冒瀆了我們從來就是神聖的星條旗（殺氣騰騰地）。

舒伯爾特：本來就是愚昧的傢伙們，不僅不懂我們文明國的「真意」，還不懂新式武器的威力。

苛羅別爾：那麼就要戰爭？

羅 烏：可不能那麼公開的說。以前我們的軍艦不帶兵力，而且一艘一艘地去了，所以朝鮮人根本把它不當一回事，只顯出了自己的蠻勇。

舒伯爾特：假如看見我們這支艦隊的雄偉陣容，他們就會馬上舉起白旗的。

苛羅別爾：恐怕問題不那麼簡單吧？！一八六六年法國艦隊吃過敗仗，就是在我們艦隊將要開往的朝鮮，而且是在江華島（強調語氣）吃過敗仗。

羅 烏：（譏諷地）傳教師苛羅別爾，萬能的上帝和我們在一起！（聲色俱厲地）我們合衆國從建國的那天起，就走着戰爭之路，況且一直是勝利了。推倒了西班牙和英國等競爭國；壓倒了墨西哥，南北戰爭的勝利更不用說，北亞美利加洲幾乎全是我們合衆國的領土，現在就要連遺塊亞洲……。

舒伯爾特：就像「諾亞」造船時的洪水一般，吞沒翠綠的山丘，廣闊的原野。

羅 烏：還有什麼可疑的？

苛羅別爾：在亞洲，還有不少別的強國的艦隊，特別是新開化的日本。

羅 烏：日本？（嘲笑地）日本還沒有脫淨原始猴兒的毛呢。說武器吧，根本沒有新式武器。這還不算，貿易方面，頂多只能當我們的小打雜兒，哈哈。

苛羅別爾：首先單看這個滿清，大部分工廠和商店都是英國人的。